

THE ANDROMEDA STRAIN

死城

〔美〕 迈克尔·克赖顿著



科学小说译丛

科学普及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美国近年来畅销的科学小说。故事描述美国发生的一场细菌危机。一种从外层空间带来的细菌，威胁着整个美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事故发生后，一个科学家五人小组立即投入与这种致命细菌的战斗。在短短五天内，他们战胜了病菌，掌握了病变规律，但也险些丧失了性命。小说描写了科学家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叙述了他们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并生动地刻画出人物的不同性格和生活习惯，以及他们各自的弱点给工作带来的损失。

本书有坚实的生活背景和可靠的科学根据，没有荒诞离奇的情节。它涉及的知识面很广，是一本富有吸引力和启发性的科普读物。

THE ANDROMEDA STRAIN

Michael Crichton

Alfred A. Knopf, 1972

* * *

科学小说译丛

死 城

〔美〕迈克尔·克赖顿 著

李树宝 薛 蕾 译

封面设计 杨悠明

*

科学普及出版社 出版(北京白石桥紫竹院公园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1/32} 印张: 8^{5/8} 字数: 190千字

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5,000册 定价: 0.73元

统一书号: 13051·1118 本社书号: 0135

译者的话

《死城》是美国近年来一本畅销的科学小说。此书自一九六九年出版以来，已再版了十一次。原书名为《安德洛墨达细菌》，后来改编成电影，取名《死城》。电影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上映后，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

《死城》描述在美国发生的一场细菌危机，这场危机几乎威胁到整个美国人民的生命安全。故事发生在一九六二年二月，美国“杓子卫星七号”因突然偏离运行轨道，被迫通过无线电控制，返回地球。它降落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小城附近。这颗卫星从外层空间带回了有机体——安德洛墨达细菌，危害了小城的居民，除了一个老人和一个婴儿得以幸免外，全部猝然死亡。

美国有关部门在卫星发射前就采取了预防外层空间细菌扩散的措施，组织了一个科学家五人小组。当小城的死亡事故发生后，科学家五人小组立即投入了与这种致命细菌的战斗。小说描写了科学家为科学献身、百折不挠、临危不惧的精神；叙述了他们实事求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并生动地刻画出人物的不同性格，不同的生活习惯以及他们各自的弱点给工作带来的损失。并描绘了在短短五天的时间内，他们如何战胜病菌，掌握病变规律，但也几乎丧失了性命的惊险过程。

这一本科学小说没有荒诞离奇的情节，它有坚实的生活背景和可靠的科学根据。据作者在前言中说，安德洛墨达细

菌的传染确有其事。作者在写作此书前曾阅读了大量有关文件，写作过程中也曾得到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管理局的科学家及一些有关大学教授的协助。这一切使得作者能真实地描写安德洛墨达细菌的生长、传播和最后消亡的过程。

但是，作者在书中也着意宣扬了一些资产阶级人生哲学，特别渲染了资产阶级心理学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书中的“未婚男人假说”上。作者根据这一理论将外科医生霍尔硬塞进五人小组，并让他掌握决定科学家生死的原子自我毁灭装置的钥匙，使这位二十八岁的未婚男人起到了其他科学家起不到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真实性与科学性。

《死城》是一本以生物学为主的综合性科学小说。它涉及的学科除了生物学，尚有生物物理、生物化学、光学、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宇宙航行等等。限于译者知识面较窄，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原著精神，在翻译过程中除请教了科学院有关专家，还请北京外贸局王敏同志、北京开关厂技术情报组杨成荣同志协助译校了部分译文，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译者

一九七九年九月

目 录

译者的话

第一天 接触	1
一、边界模糊的小城	1
二、范登堡	4
三、危机	9
四、警报	23
第二天 皮德蒙特	26
五、凌晨的几个小时	26
六、皮德蒙特	52
七、“不寻常的过程”	59
八、7—12 命令	76
九、弗拉特罗克	78
十、第一层	84
十一、清除污染	102
第三天 在野火设施里	112
十二、会议	112
十三、第五层	129
十四、综合诊断	133
十五、主控制室	141
十六、尸体解剖室	151
十七、痊愈	161
十八、中午的会议	170
十九、坠毁	175
二十、日常工作	181

二十一、午夜的会议	194
第四天 细菌扩散	201
二十二、分析	201
二十三、托皮卡	219
二十四、估价	225
二十五、威利斯	232
二十六、密封	241
二十七、吓得要死	249
二十八、试验	254
二十九、三分钟	259
第五天 解除危机	266
三十、最后一天	266
尾声	269

第一天 接 触

一、边界模糊的小城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在一个严冬的夜晚，有一个手握望远镜的人，佇立在山顶的公路旁，俯瞰着亚利桑那小城。

这是中尉罗杰·肖恩。他一定感到望远镜很难拿住，因为望远镜的金属外壳冰凉，他穿戴的皮派克大衣和沉重的皮手套使得他的动作笨拙。他呼吸的气息噓噓地进入被月光照射的空气，可能已使望远镜的镜头模糊不清了，这使他不时地停了下来，用那粗短的手套食指去擦拭。

他哪里知道这种行动是徒劳无益的，用望远镜是不能透视那个小城的，更不可能发现小城的秘密。如果他能知道，最后成功地发现这个小城秘密的人们所使用的仪器的威力比望远镜的威力大百万倍时，他将会多么惊异啊。

这里显得有些凄凉，因为只有中尉肖恩倚靠着一块圆石，双肘支撑在上面，两手握着望远镜对准自己的眼睛，样子有些沮丧，表情令人可笑、同情。虽然望远镜有些笨重，但这笨重的家伙在他手里至少感到很惬意和亲昵，这恐怕是他死前对它最后一次亲昵的感觉了。

据此，我们可以设想和试着构思出此后所发生的一切情况了。

中尉肖恩用望远镜慢慢地、有规律地扫视了全城。他看到这城不大，在唯一的一条主要街道上，大约只有六幢木建

筑物。小城异常安静，没有灯光，没有声息，甚至没有微风轻轻吹拂的声音。

他把注意力从小城转向周围的山岗。山并不高，干巴巴的，也不陡峭。山上有一些灌木丛，只有一棵孤零零的雪压枝头、眼下已经枯萎的丝兰树。遥望小山岗的远处，群山峨立，再向远处，伸延着平坦的莫哈维沙漠；没有道路，漫无边际，因此，印第安人称它为“边界模糊的小城。”

中尉肖恩在寒风中冷得发抖。现在是二月，是这里最冷的月份。时间已是十点多了，他回到公路上，向福特牌汽车走去。车顶上装着巨大的旋转天线，发动机轻轻地空转着；这是他所能听到的唯一声音。他打开汽车的后门，爬进车里，关上车门。

他沉浸在车里的深红色光线之中。这是一种夜光，使他跨出车外时不至于夜盲。在红光照射下，一排排仪器和电子设备却交映着绿光。

在车里还有一位电子技术员，列兵刘易斯·克兰。他也穿着一件皮派克大衣。他正弯着腰俯视地图，有时参照前面的仪器做着计算工作。

肖恩问克兰，他能否肯定他们已经到达了目的地，而克兰确认他们已经到了。两人都疲惫不堪；整整一天的时间，他们驱车从范登堡到这里，为的是寻找最近发射的杓子卫星。他们只知道这种秘密卫星的发射是为了对高空大气层进行分析，然后返回地面；其他方面，他们就一无所知了。他俩的工作任务是，一旦卫星着陆，立即发现它。

为了便于让人们发现，卫星本身装有电子信号发射机，当它降落到距地面8公里时，即可发出信号。

这就是车上装有许多无线电定向设备的缘故。现在汽车

正在做三角测量。按陆军术语，这叫做“单机三角测量”。测量的速度虽慢，但极其有效。测量的过程非常简单。汽车停下来时先自行定位，将卫星发射的无线电束的强度和方向记录下来。一经做完这件事，立即驱车向卫星最可能存在的方向行驶 32 公里。然后再停下来，重新校正位置。用这种方法能在地图上标出许多三角测量点，汽车便可以按曲折的路线接近卫星。汽车每行驶 32 公里停一下，校正一下方向的误差。这种方法虽比用两辆车工作的速度慢，却十分安全。因为陆军当局觉得两辆车同时在一个地区出现将会引起人们的怀疑。

这样行驶了六个小时，汽车才逐渐靠近杓子卫星。现在他们差不多到了那里。

克兰神经紧张地边用铅笔轻轻地敲打着地图，边报告山脚下这座小城的名字：亚利桑那州的皮德蒙特，人口四十八人，说到这里，俩人相视一笑。但他们内心却都焦虑着一件事：范登堡基地所预测的着陆地点是在皮德蒙特以北 19.2 公里的地方。范登堡基地是根据雷达观测和用 1410 型计算机轨道投影计算出降落地点的。这种推算误差一般不超过几百米。

车上的无线电定向设备确定卫星是在小城的中心。这也是确定无疑的。肖恩猜想，也许城里的人们看到了卫星降落——它在高温时是发亮光的——找到了它，并已把它带回到皮德蒙特了。

这是有道理的。还有一种可能性，即皮德蒙特的当地人偶然看到美国卫星降落，已报告了记者、警察和宇航局或陆军人员。

可是他俩什么消息也没听到。

肖恩又从车上爬下来，克兰也跟着出来。寒风刺骨，使他们嗦嗦地发抖。两人聚精会神地遥望着小城。

大地一片寂静，一团漆黑。肖恩注意到加油站和小旅馆的灯火都熄灭了。在几公里之内，这是唯一的加油站和小旅馆。

随后，肖恩又注意到有一些鸟儿在飞。

在月光的照射下，他看出这是一些很大的鸟在建筑物上空迂迴盘旋，如同一个个黑影在月亮前掠过。使他感到奇怪的是，在这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它们。他问克兰能否辨认出这是些什么鸟。

克兰说，他认不出来，可他开玩笑地说：“它们或许是秃鹫吧？”

“不错，还真象！”肖恩说。

克兰很不自然地笑了笑。他的嘘嘘的呼吸声划破了夜的寂静。“但是，这里为什么会有秃鹫？只有当什么死了，它们才会飞来啊！”

肖恩点燃了一支烟，为了挡住风吹灭火焰，他双手捧着打火机，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凝视着建筑物和小城的轮廓。然后又用望远镜纵观了全城，但仍看不到其他生命和活动的迹象。

他终于放下望远镜，随手把烟头扔到雪里，烟头落在雪地上毕剥爆响着熄灭了。

他转向克兰说：“我们最好走下去看看。”

二、范 登 堡

在 480 公里外，有一个宽敞、方形、没有窗户的构子计

划飞行任务控制室。中尉埃德加·科姆罗双脚翘在办公桌上，面前堆放着一些科技杂志。科姆罗是今夜的值班军官；他每月执行一次这项任务，指挥着由十二名骨干组成的特别小组的夜间活动。今天夜里，小组正监测着代号为“跳跃一号”的汽车的进展情况和收听进展报告。汽车现在正在穿越亚利桑那荒原。

科姆罗厌恶这项工作。屋子是灰色的，用日光灯照明。这种色调是极实用主义的，科姆罗十分憎恶这种色调。只在发射飞船时，他才肯到这间控制室里来。那时，气氛就不一样了；屋子里挤满了忙碌的技术人员，每人都从事着一项复杂的工作，个个神经紧张，奇异而冷漠地期待着飞船的发射。

但夜晚着实令人沉闷。夜间从没发生过什么情况。科姆罗常常利用这些时间来看书。从职业上说，他是一个心血管生理学家，却对高重力加速度下产生的压力特别感兴趣。

今晚他在读期刊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在动脉中气体张力增加情况下，携氧量和扩散梯度的化学剂量》。他读得很慢，兴趣也不大，因此，当他头上的扩音器播送出汽车里肖恩和克兰对话的声音时，他巴不得中断读书进行收听。

肖恩报告说：“我是跳跃一号，跳跃一号，你听见了吗？请回答。”

科姆罗感到很有趣，回答说 he 确实在收听。

“我们就要进入皮德蒙特，去找卫星。”

“很好，跳跃一号，不要关闭你们的无线电。”

“好的！”

这是卫星回收技术的例行公事。这在杓子计划系统规划手册中都有说明。为使他便于参照，这本灰色封面的厚书经

常放在科姆罗桌子上的一角。科姆罗知道，汽车和基地间的对话已被录音，并且以后要留做永久计划卷宗中的一部分。但他一直不明白这样做的道理。其实，在他看来事情很简单：汽车开出去，找着小卫星，再返回，完事。

他耸耸肩膀，继续看那篇气体张力的文章，只用一半注意力听肖恩讲话。肖恩说：“现在，我们到了城里，我们刚刚通过一个加油站和一个小旅馆。这里一切都很平静，没有生活的迹象。卫星发来的信号很强。在前面一条街的中央是一座教堂。这里没有灯光或任何活动。”

科姆罗放下杂志。肖恩的声调里带有紧张感，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往常，想到两个大人因为进入一个沉睡、荒凉的小城镇而神经紧张，他一定会觉得饶有兴趣。但作为个人，他是了解肖恩的。他知道，不管肖恩在其他方面怎样，他完全是一个很少幻想的人。他甚至能在看恐怖电影时昏昏入睡，是的，他就是那样的人。

科姆罗开始收听。

在嘈杂的声音中，他听得出汽车的引擎声，他也听到这两个人在汽车里的轻声对话。

肖恩说：“周围相当安静。”

克兰：“是的，先生。”

停顿了一会儿。

克兰：“先生？”

肖恩：“噢？”

克兰：“你看见那个了吗？”

肖恩：“看见什么？”

克兰：“后边，人行道上，好象是人体。”

肖恩：“你在胡思乱想。”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科姆罗收听到汽车停下了，听见了煞车声。

肖恩：“我的主啊！”

克兰：“先生，又一个人体。”

肖恩：“看上去是死了。”

克兰：“我是不是……？”

肖恩：“不，呆在车里。”

肖恩的声调变得高些，语气严肃了些，他呼叫着：“我是跳跃一号，请回答。”

科姆罗对着扩音器说：“我在听你讲，发生了什么事？”

肖恩的声音更加紧张了，他说：“先生，我们看见一些人体，好多人，看来都死了。”

“跳跃一号，情况属实吗？”

“看在上帝的面上，”肖恩说，“当然属实。”

科姆罗平静地说：“跳跃一号，请继续搜寻杓子卫星一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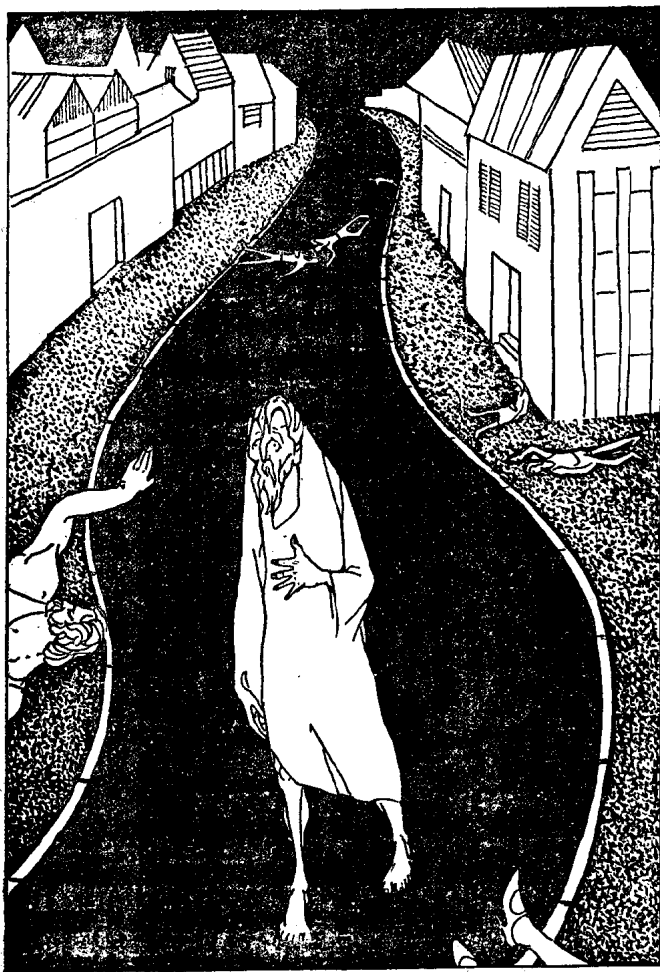
当他说话的时候，他环视了一下控制室。特别小组的其他十二个人正盯着他，眼睛直直地，发呆。他们也在听无线电传话。

一阵隆隆响声，车子又驱动了。

科姆罗从桌子上挪下那双脚，立即去按他的控制台上的红色“安全”按钮。按钮自动地将控制室与外界隔绝。此时不得到科姆罗的允许，谁也不能进出。

然后，他拿起电话筒说：“请接曼切克少校，曼——切——克。这是紧急电话，我不挂上电话，等着接通。”

曼切克是本月主任值班军官，直接负责二月份杓子卫星的一切活动。



他等电话时，把话筒夹在肩上，点着一支烟。这时，从扩音器里又听到肖恩的话声：“克兰，你看见他们都死了吗？”

克兰：“是的，先生，几乎很平静，但都死了。”

肖恩：“可是，他们看起来真不象死了。出了某种毛病，事情真怪……但他们都完了，一定有好几十个人都是这样。”

克兰：“好象他们在路途中停下，踉踉跄跄地倒下就死了。”

肖恩：“街上、人行道上都是死人。”

又是一阵寂静。然后，克兰叫道：“先生！”

肖恩：“主啊！”

克兰：“你看见他了吗？穿着白长袍，正在穿过这条街……”

肖恩：“我看见他了。”

克兰：“他一个一个地跳过那些死尸，象……”

肖恩：“他向我们走来了。”

克兰：“先生，我觉得我们应该赶快离开这儿，如果你不介意我的……”

接着扩音器传来了一声刺耳的尖叫声和车轮嘎扎嘎扎的响声。无线电讯中断，范登堡杓子卫星控制室与这两个人的通讯就此中断了。

三、危 机

据说，当格拉德斯通听到在埃及的“中国通”——戈登将军的死讯后，曾气愤地嘟囔过，他的将军选择一个良辰吉日死去了。因为戈登之死置格拉德斯通政府于动乱和危机之中。

一位副官提醒他说，困境空前，难以预料。对此，格拉德斯通怒气冲冲地回答说：“所有的危机都一样。”

当然，他指的是政治危机。在一八八五年没有科学危机，在此后的四十年里，实际上也没有过。但从那以后到现在，却发生了八次重大危机；有两次危机吸引了广大公众。有趣的是，这两次众所周知的危机——原子能和空间能力——只关系到化学和物理，却未涉及生物学。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在现代自然科学中，物理学是第一个成为完全现代化和高度数学化的学科。化学也随着物理学的发展而有所发展。但生物学，这个发育缓慢的孩子，却大大地落在后面。甚至早在牛顿和伽利略时代，人们对月球和其他星体的了解就已超过对他们自身的了解。

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末，情况才开始变化。战后时期受到发现抗菌素的刺激，迎来了生物学研究的新时代。人们突然产生了研究生物学的热情和拥有了研究经费。新的发现不断涌现：如镇静剂、甾类激素、免疫化学和遗传密码等等。一九五三年第一次肾移植手术成功；一九五八年，避孕丸开始试用。没过多长时间，生物学便成为所有科学领域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了。生物学方面的知识每十年翻新一次。具有远见卓识的研究家严肃地谈论如何改变遗传、控制进化和调节智力等等——对这些想法，十年以前人们就有了广泛的探讨。

但从来没出现过生物学危机。安德洛墨达细菌是空前的一例。

根据刘易斯·博恩海姆的说法，危机是这样一种局势：过去一系列互相容忍的情况，由于新因素的加入，突然变得完全不能互相容忍了。不管加入的因素是政治的、经济的或

科学的都无关紧要。一个民族英雄的死亡，物价不稳定，或者科学技术上的发现，都可以导致危机的发生。从这个意义出发，格拉德斯通是正确的：所有的危机都一样。

著名的学者艾尔弗雷德·波克兰在研究危机(在《文化、危机和变化》一书)中，阐述了几个有趣的观点。首先，他观察到，任何危机在其发生前，都要酝酿很长一段时间。爱因斯坦在一九零五年——一九一五年就发表了他的“相对论”，经过了四十年，到战后他的著作才取得登峰造极的地位。它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也带来了一场新的危机。

同样，在二十世纪初，美国、德国和俄国的科学家对空间旅行都很感兴趣；但只有德国人认识到了火箭的军事潜力。二次大战后，当佩内明德的德国火箭设施受到俄国人和美国人的浩劫后，只有俄国人采取了直接的有力措施来发展空间力量；美国人则只满足于漫不经心的修补火箭。结果是十年后，美国的科学危机发生了，它危及到卫星、教育、洲际弹道导弹和火箭等方面，在这些方面同苏联相比都有着差距。

波克兰还认为，危机是个人和个性的空前结合；危机是由人造成的，他们把偏见、倾向性和个性癖带入危机之中。危机是感性和盲目性的综合物；即虽看到一些纷乱不堪的事实，却对这些事实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

在每次空前的危机中，都含有令人烦恼的一致性。回顾过去可以看出，所有危机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可预见性。它们的发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仿佛是命中注定的。虽然并非所有的危机都如此，但足够多的危机确实使得绝大多数冷酷的历史学家有理由嘲笑人生和悲观厌世。

按照波克兰的说法，考虑一下安德洛墨达宇宙细菌故事的背景和人物是很有趣的。在埃塞俄比亚的安德洛墨达公主